

戏剧节“七年无痒” 乌镇正超越乌镇

乌镇戏剧节已走过7年时间,剧目在超越,戏剧的发生空间也在超越。“让想来的人都能买到合理价位的票,都能享受到乌镇戏剧节”,是乌镇戏剧节需要克服的“七年之痒”

□ 沈杰群

很少有剧场允许演员独自泛舟水面完成表演,桨声灯影,断桥绰约。而在第七届乌镇戏剧节,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莎士比亚的古老爱情故事与波兰浪漫派诗人的文学片段,与东方的江南水乡产生共鸣。当水幕上蓦然投影出美丽的仙女时,观众爆发出惊叹声,整场戏迎来高光时刻。

这是在水剧场上演的《精灵女王》。来自波兰的导演米赫·扎涅茨基宣告:“我为乌镇戏剧节写了一个新剧本。”戏剧中引入现代声光电技术不新鲜,但把现代元素置于以明清古建筑群为背景、被池塘环绕的露天剧场里,这个大胆的空间突破还是轻易征服了观众。

自2013年乌镇举办首届戏剧节以来,至今已走过7年时间。乌镇戏剧节面临“七年之痒”吗?这是今年嘉宾与观众最热衷谈论的话题。

戏剧节发起人之一黄磊说,他的梦想是希望戏剧节一直做下去,长久到人们忘记是谁在做。“以后一帮年轻人走在乌镇,问为什么有戏剧节,别人回答谁知道啊,一直都有,管它怎么来的。”

一本书再怎么样也得读完

在戏剧这条路上坚持有多难?本届戏剧节开幕大戏《三姊妹》的导演尤里·布图索夫承

认:“有过好几次,我都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大导演也偶尔试图“逃”过一次排练。比如,去咖啡厅和演员坐着聊天,顺便讨论下戏,直到演员忍不住问“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排练”,布图索夫回答“我们已经排练了一个半小时了”。但是,他明白这是不对的,“一本书再怎么样也得读完”。

94岁的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当之无愧地成为本届乌镇戏剧节的最高龄创作者。尽管今年没有来到乌镇,但他还在世界各地巡演、出版书籍、举办工作坊和演讲。《为什么》这部关于戏剧的戏剧,就是3位演员通过表演阐释:戏剧是关于“为什么”的艺术,戏剧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武器”。

谈到乌镇戏剧节的“七年之痒”,黄磊给出了一种解读:来到乌镇,心里痒痒的。他进一步解释:做戏剧不像男女朋友相处那么单纯,感受到“痒”可能需要70年。“给我时间,我还可以继续服务20年”。

而赖声川则坦率承认了戏剧节的“遗憾”。今年他导演的《幺幺洞捌》放票后45秒钟售罄,他并不对此感到特别高兴。作为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赖声川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去服务观众,“让想来的人都能买到合理价位的票,都能享受到乌镇戏剧节”,这是他眼中乌镇戏剧节需要克服的“七年之痒”。

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也曾有不想再干戏剧的念头,那是在10年前。2008年,他组建了自己的剧团,有了自己的班子,就觉得要继续干下去。他恨不得中国戏剧节有20个孟京辉,在他的想象中:A孟京辉会诋毁B孟京辉,“你做的东西根本不行”,B孟京辉不服气,“我怎么不行我就弄给你看”。所有的孟京辉互相看不上又互相较劲,“这多来劲儿啊!”

遭遇观众退场,难免成为戏剧人的沮丧时刻。孟京辉的回答是:如果观众退场了,第一可能是他真的烦了,那也没办法;第二是观众想表达他不喜欢这个戏,这个没关系,乌镇戏剧节选入的很多国内作品并不完善——如果每个东西都特别棒,不就没什么意外收获吗?

一部经典可流传更可改变

“什么叫经典?一是可流传,二是会改变。经得起改变的,一定是好的,是改不坏的。”黄磊说。

去年孟京辉打造的《茶馆》引发如潮热议,今年开幕大戏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经典——由尤里·布图索夫执导的《三姊妹》。

不仅作为文学上的经典文本,在深受俄罗斯戏剧表演体系影响的国内戏剧教育中,《三姊妹》同样是“熟面孔”。黄磊说,当年他在学校里的毕业大戏就是《三姊妹》,如今仍能背诵台词。

在这一版《三姊妹》中,布图索夫通过对原文本的重组,让潜台词浮出戏剧的表面,外化内部冲突。当场面静止时,契诃夫著名的“停顿”不再是真的停滞,而成为炸弹引线燃烧殆尽前令人心惊肉跳的噱答倒数。

关于经典重塑,电影导演程耳评价:“在契诃夫的年代,他也是充满时代性的,是一个革新者、一个颠覆者。所以你用当代方式去演绎他的文本,会有一种化学反应。当然如果我们找到特别好的演员和有功力的导演,我们也可以拍一个安安静静的《三姊妹》,一定也会非常触动人心,非常好看。”

在长达4个半小时里,《三姊妹》将观众“绑架”在座椅上,可能还不是本届戏剧节最大胆的尝试。王翀执导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2.0》没有传统的现场演员,只有声音演出,每场只开放4个观众席位,成了“最难”买票的特邀剧目之一;而《从清晨到午夜》正如其名,从凌晨1:30开演,于清晨6:10结束,挑战了观众的耐受力。

剧目在超越,戏剧的发生空间也在超越。

例如露天水剧场,于10月初开启针对剧目的全新搭建,首次不设围挡,技术升级。湛蓝秋夜中《精灵女王》的梦幻,与落日余晖下《特洛伊女

人》的古典悲情错落绽放。

另一个地理特征,是随时随地的在场感。今年,有1800余场古镇嘉年华节目,在戏剧节的10天时间内密集上演。游客无须专门购票,在小镇的主街、广场、码头,哪怕仅仅是街巷的转角、石桥前的空地,都有可能“发生”戏剧。

一切都是从新面孔开始

黄磊说,乌镇戏剧节的一切,是从青年竞演开始的。一开始,他只是想发起类似青年汇演的项目,后来在乌镇景区总规划师陈向宏的支持下,才做成了国际性的戏剧节。

如今,青年竞演依然是几位发起人最关注的环节。本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主题围绕“涌”:以“看不见的人,钥匙,飞机票”三个元素进行命题创作。黄磊不乏诗意地表示,在青年竞演的“浪漫的花朵,自由的花朵,执着的花朵”。

乌镇戏剧节还着力打造戏剧教育的平台。5个IATC青年戏剧评论工作坊与5个大师生戏剧工作坊,为戏剧爱好者提供了亲身与戏剧互动交流的平台。

与电影、电视剧等表演形式相比,戏剧表演无疑是最直观地接受到观众反映的艺术。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携带手机进入剧场成为戏剧体验的新挑战。在很多戏剧开场阶段,演员都会巧妙地提醒观看者远离手机,把注意力集中于表演,引来观众会心一笑。

今年乌镇戏剧节上,出现了更多“跨界”的新面孔。例如,知名演员周迅担任了本届戏剧节的艺术委员,平常活跃在影视圈的演员倪妮在《幺幺洞捌》一人分饰两角,2019年和1942年相遇。

赖声川回忆,当初一见面就觉得倪妮“真的很有才华,态度太好了”。倪妮抱着“希望演戏有突破”的心愿而来,虽然没受过剧场训练,没有演过舞台剧,但是她的投入令赖声川相当赞许,“一进入就是打满分的好学生,不迟到早退”。

赖声川认为,当前这个时间点,可以有更多影视明星加入话剧,而且一部戏剧的制作如果严谨,就会懂得怎么用明星,而不是利用明星的名字来冲票房,后者注定不是好制作。

清理为了理清,理得清吗?除非不以物喜。我沉迷于物,没有办法,我的办公室依旧被塞得压抑,透不过气来似的。多少次,我决定整顿一下秩序,总以为无从下手。面对逼近身体的那些杂物,我再三再四地妥协,直到单位下了最后通牒。没有选择了,我必须清空。于是,该打包的打包,余下的连标签也不贴了。不贴,则意味着交给清洁工了。禁不住扫一眼,杂物去留时,多么无辜,且无助!

剩下的欲舍难舍的二物,才让我纠结呢,分别是竹帘和落地镜。二选一,落地镜胜出,得到了我手中最后的贴签。哪曾想,当我在新的办公室门口见到它的时候,镜面已经碎裂。

□ 今 雨 轩

曲艺传承“有新样”与“别走样”

□ 郑海鸥

2019年全国非遗曲艺周近日举办,曲艺周以“非遗曲艺薪火相传”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31个曲艺项目齐聚山东济南,剧场展演、进社区演出、进景区互动,广受好评。

曲艺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活跃在中国民间各地的各民族曲艺曲种至少500种,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曲艺类项目共计127个大项193个子项,包含评书、相声、苏州评弹、山东快书等等,都为人们所熟知。不过,目前不少曲艺项目都存在剧目传承断档、优秀人才缺乏、创新发展乏力等问题,那么,如何解答这些问题,让传统曲艺薪火相传?

传承的核心是人,做好“人”的工作,发展才能有根本。曲艺传承人要回归本体、学习继承,打好基本功。曲艺演员要传承艺术,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和高超的模仿力,而这些都有赖于演员下大功夫夯实基础,下长功夫只争朝夕。同时要与时俱进,当前的文化娱乐方式日益多元,以及新技术新应用加速迭代升级,曲艺的传承、传播必须持续创新,与时代更好互动。

北京评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77岁的连丽如现在依旧坚持每天演,每次几小时。她常在舞台上“现挂”,根据现场气氛和现实生活,对“说或唱”表演进行即兴安排和调度,演绎出一个个令听众心领神会的精彩节目,比如近日在评书中加上向华为致敬打气的内容,赢得满堂彩。她在出版评书时也特别要求加上二维码,让读者一扫码就能看也能听。在她

□ 文化资讯

“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举行

从文字视角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本报讯 今年是发现甲骨文120周年,“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从文字的视角,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国迄今可见的最早成体系的文字。通过“契文重光”“契文释史”“契于甲骨”三个单元近190件甲骨、青铜、玉石、书籍实物,“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带

领广大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商周文明。

据介绍,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来,一代代专家学者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甲骨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世界对甲骨文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高度认可,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施雨岑)

2019台北创艺节探讨创意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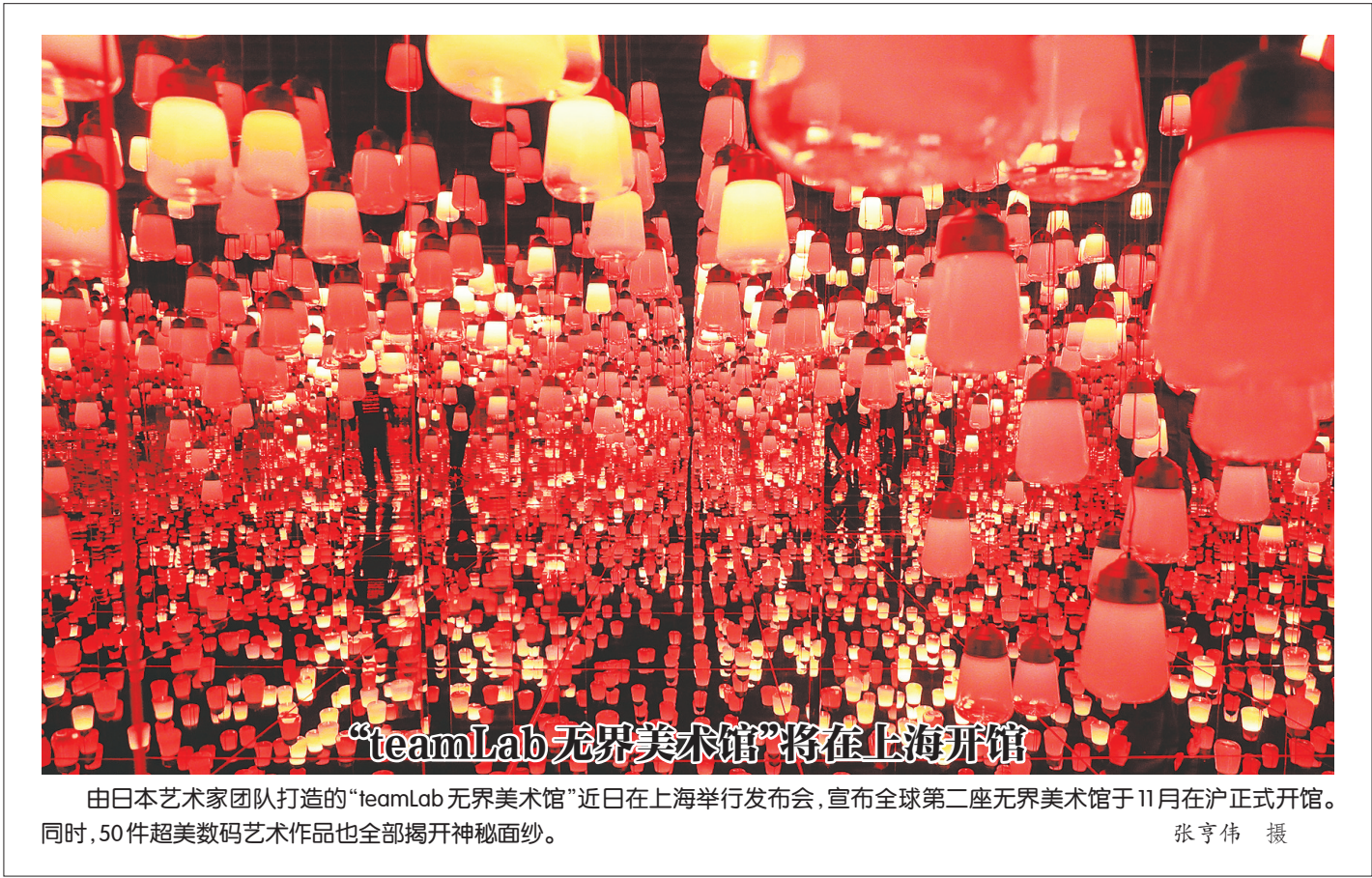
对话分享科技发展给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本报讯 由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和滚石文化主办的2019时报世界华文创意大会台北创艺节近日举行,吸引两岸逾百名行销创意业界及专家学者参加,就数字创意、文化创意等话题展开对话分享。据悉,今年台北创艺节高峰论坛以“NEXT未来创意”为主题,期待创意人迎接时代潮流,前瞻创意产业未来,共探科技、电商、人工智能等发展给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论坛分主题演讲、数字创意和文化创意三大板块,共安排了11场对

话分享,主讲人包括来自小米、网易等大陆科技互联网公司的广告营销人才。

台湾中国时报社长王丰致辞表示,随着时代飞跃进步,科技不断发展和经济形态变迁,创意仍是产业发展,社会进步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

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理事长黄肇松说,本次论坛有许多来自大陆创意、文化和广告界的朋友,两岸同行要坚定地站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它提供了共同发展创意的土壤和基石”。(彭培根 赵 博)



“teamLab无界美术馆”将在上海开馆

由日本艺术家团队打造的“teamLab 无界美术馆”近日在上海举行发布会,宣布全球第二座无界美术馆于11月在沪正式开馆。同时,50件超美数码艺术作品也全部揭开神秘面纱。

张亨伟 摄

随 笔

□ 赵培光

单位决定搬家了,自然要清理一番——何止一番?两番三番过后,愈加乱。乱我心者,非陶瓷,非银器,非钱币,非奇石,无非杂物也!

此时,我才猛然觉悟,自己原来恋物无限限。那么,它们当初是怎样入住的?我请它们进来,肯定是爱着的,哪怕一时。它们比人顺从,也好清。诸如置于地面的盆景、挂于墙壁的字画以及伸手可触的报纸、杂志、卷柜、衣架、沙发、椅子和床。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待了整整12年,写稿、审稿、发稿,往往忽略了它们的存在。而它们,既不会自己跳出来,也不会自己飞起来,总是默无声息地守着物道。多少

年来,没有谁跟我计较,没有谁跟我闹别扭。

眼下,我却不得不清理它们。问题是,卖掉那些废报废书之后就束手无策了。更多的物件沮丧着,忧伤着,等待主人的发配。狠狠心,把净水器舍弃了。再狠狠心,把电风扇舍弃了。又狠狠心,把形形色色的镜框舍弃了。镜框里,镶嵌的是我喜欢的摄影作品和美术作品。它们曾经尽其所能地服务于我,使我顺风顺水,抵达人生的好状态。

我的交际圈,礼尚往来。往来也不设账,全凭彼此情

义。物来物往,物换星移,岁月便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布兜、丝巾、领带、帽子、指甲刀、保温杯等连接起来的。点点滴滴,里里外外,我得闲的时候,愿意回想此物或彼物的面孔。

难得迷恋,难得断舍离。人与物,或者物与人,确实存在着缘分。说到缘分,这种相许相期的二元关系就不简单了。如果是垃圾,丢弃则罢。之所以越清理越无头绪,是因为还有个缘分沉潜其中。缘分丝丝在,非要生离死别,两下困窘。我一个凡夫,恐怕解不开,难免重拾于手上,当宝贝了。

从物的角度看,人某种程度上都是收藏家,多少、轻重、深浅而已。我承认,我对艺术类的物件或物品怀着偏执的兴趣。没玩古董的命,玩玩奇石、浪木、剪纸、邮票和圆珠笔,也抵达快慰了。人情社会,物开道,得意忘形之时,手就松了,转眼间成了人家的“掌上明珠”。也没什么后悔的,既然相伴不如怀念,那就把怀念留给自己好了。

“人尽其才”有多么不易,“物尽其用”就有多么不易!什么是宝贝?自带光芒。什么是垃圾?气数已尽。